



呂氏春秋

第二十五卷

似順論 凡六篇

似順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線索在手縱橫  
所如不假組織  
而無不括目

呂氏春秋卷二十五

似順論

似順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爲  
倒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  
反長。天之道也。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  
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  
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  
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

則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與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

以人主之聽士  
之學不可不博  
二句收斷上意  
照應起可謂知  
化處

簡子使鐸夷夫  
壘而鐸增之此  
之謂似倒而順  
者也。非孫明之  
知化安能知之

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諱。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見壘

未說不知用後  
過惡諫者至於  
危亡深戒世主  
之大病

念憂患。而况群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夫順令以取容者。眾能之。而况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復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

別類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

引喻。總。是。借。案。  
總。非。實。語。大。約。  
只。摹。擬。題。神。此。  
篇。用。虛。用。實。極。  
得。此。解。

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修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董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為蹇。涇之。則為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或涇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

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相劔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劔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鏃。堅則折。劔折且鏃。焉得爲利劔。劔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

家匠之論察乎  
木之理也。高陽  
應好小察而不  
知物性。卒如家  
匠之言。正所謂  
小智非大智之  
類。

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騫絲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

見道之談即一篇盡性書也

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有度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已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季子曰。諸

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簔。非愛簔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節已。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疆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

云者私欲也不  
蕩則虛明之體  
存矣所以無為  
而無字不為故  
曰不可惶不可  
怨不可喜也應  
前起語

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  
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  
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  
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  
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  
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  
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  
無不為也。

### 分職

此篇以用非其  
有立柱先比擬  
後引證總之終  
明此意篇內如  
曰武王取非其  
有曰先生固用  
非其有曰通乎  
用非其有曰國  
非其有曰春也  
有善于寡人有  
也此明應也又  
如曰無御相勞  
而有其功曰不  
拜樂已者而拜  
主人曰不予位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  
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  
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  
者則不然。以其智疆智。以其能疆能。以其為疆  
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  
雖舜不能為。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  
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  
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



之者而予其主  
曰功已就而賞  
匠此暗應也

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辨者  
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  
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  
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  
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  
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  
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  
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  
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

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  
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  
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  
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  
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  
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  
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  
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  
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

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鄴。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臬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

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

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處方

五曰。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

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

此言章子知為  
將之分定而不  
恃惑故得以成  
功

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  
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  
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  
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  
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  
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  
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  
者也。侯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  
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

此見韓昭侯才  
以不執之人而  
用之可謂正其  
身而不妄意以  
逆之也

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昭釐侯居車上。  
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  
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  
車。選間曰。鄉者鞞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  
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故擅  
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  
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方圓。則若  
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眾之所  
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

冒頭闕壯

出乎不可同。此為先生之所舍也。

### 慎小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恣。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為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虜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燥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後世笑。衛

射鴻小事也。衛獻公不慎。以至廢而立公子黜。此不能謹小物。而慎好惡者。

奪我州小事也。公不慎。率至于危亡。此見人情奸險。甚于山之顛頭。而其本原于謹之至小。

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履於山。而履於堙。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群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

推開一步以勉  
當時賞罰之信  
結一篇之本旨

食粟之鳥。去絲置之網。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呂氏春秋

第二十六卷

士容論 凡六篇

士容

務大

上農

任地

辨土

審時

此論得道之士  
不偏不黨能剛  
能柔行義謙虛  
輕富貴甘貧賤  
國家賴之而不  
言自化下引田  
駢唐尚以徵之  
全是一篇國策

呂氏春秋卷二十六

士容論

士容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服然不  
儼。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  
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  
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  
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  
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德行尊理。而羞

謂賢者志大而人君極之使小

用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  
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  
以賢取鼠之狗其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  
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  
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  
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騫之氣鴻鵠  
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  
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

純乎二句言其德性之美淳乎二句言其制行  
之謹乾乎二句言其立心之厚皆士之容也

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  
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  
也今者客所奔歛士所術施也士所奔歛客所  
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  
光骨節蚤成空窾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  
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  
予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  
其若鍾山之玉枯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  
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



素樸。唐尚敵年爲史。其故人謂唐尚願之。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間。其故人爲其兄請。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爲君。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戇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

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非惡其子孫也。非徼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務大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鶩爵爭善處於一屋之

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爲贊。然

後皆得其所樂。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况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

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  
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  
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  
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  
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  
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上農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  
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

二篇古詞古調  
此乃相傳古農  
書

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  
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  
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  
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  
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  
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  
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  
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

此真神農后稷  
之語太古之調

歷叙天時之生  
成物性之率養  
人事之工拙收  
獲之多寡毫髮  
不爽

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  
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  
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  
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  
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  
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  
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  
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  
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

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  
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  
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  
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  
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  
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膠。繅  
網。罝。罽。不敢出於門。鼠。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  
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  
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

及言民不重農  
之弊正見民農  
當重

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糶。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任地

四日。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

設為后稷之言  
甚奇

農家者流設問  
農家十事

總結一句

審土地之肥瘠  
察剛柔之緩急  
觀高下之燥濕  
皆所以察地利  
也五耕五耨所  
以盡人力也

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剛浴士乎。子能使保涇安地而處乎。子能使翟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涇者欲燥。燥者欲涇。上田棄畝。下田棄剛。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

此言農候也見  
生樹生謂望杏  
敦耕瞻滿勸穡  
也見死獲死謂  
靡草死而麥秋  
至草木黃落禾  
乃登也

又無螟蛾。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畦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諱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莒始生。莒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

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羸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郤之。民既郤。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稂禾不爲稂。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辯土

反振以及上意  
極步驟警策

餒或作選

歷言耕而無獲  
之弊蓋多失於  
高下之未審寒  
暑之未宜也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鞞。爲其唯厚而及餒者。蒞之堅者耕之。澤其鞞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叅發。大畧小畝。爲青魚肚。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苗。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

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明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耨也。必務其培。其耨也。植者。

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爲泠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瘠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瘠而專居則多

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轡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 審時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獲。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

務以時而成農  
以時而耕此先  
王之制所謂因  
天之時盡地之  
利也



語得時而至於  
味美氣重食之  
足以衛生可見  
谷之係於得時  
者最重業農事  
而失時者不可  
不戒

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穢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疆。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秔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閱而青零。多糝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如此者不飽。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

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糝。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糝。庭辟米不得特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臬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蠹。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英不實。後時者

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  
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  
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  
暑雨未至。附動蚰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  
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  
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  
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  
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  
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獻智。四衛變

彊。剋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  
正五穀而已矣。

吳興凌毓相殿卿父校

書

館圖  
藏書

